毛詩講義

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庭漋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毛詩講義卷八

宋 林岊 撰

大雅二

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　干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匹受福無疆四方之綱　之綱之紀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位民之攸塈

言嘉樂此成王有顯顯至明令善之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天保之助之命之申之而成王所以干祿者不于天而于己之百順其子子孫孫千萬及億皆德積于身而天相之也成王又謹身修行穆穆皇皇然宜君宜王有君君之法度無愆過無忘失率由先祖之舊法度威儀則抑抑而美德音則秩秩而有常無怨于天下無惡于天下率由羣臣之賢匹此則保治之不驕得福而愈謙也成王之受福無窮而持四方之

綱垂拱仰成君道尊矣大綱既舉小紀畢張燕安及于朋友羣臣也所謂君得其君臣得其臣者成王之臣百辟之衆卿士之尊皆媚愛于天子王雖不以勢分而燕及之羣臣交相勉飭不怠于位以報其君此民之所由休息也此詩雖美成王其與文王之雅異篇同旨　大雅自文王至嘉樂必皆周公為之周公以成王君德之成之東郊以治商民付保傅之任于召公召公格心之業書有召誥詩有公劉泂酌卷阿

三篇今且說周公假樂一篇之意假樂嘉成王者所謂將順其美也假樂君子之宜民宜人者得乎人也受祿于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者得乎天也干祿百福子孫千億者施于孫子也其原皆本顯顯令德一句德者仁義禮智信五常之德而足乎已令者善也顯者明也大學之明明德而止于至善此之謂也成王訪羣臣以示我顯德行而日就月將緝熈于光明令嘉其顯顯令德是學行之效也既曰受祿又曰干

禄受者自至于天干者自反于己皆一理也禄言盛福
言順也既嘉成王又因勉成其美詩人若曰穆穆皇
皇宜君宜王吾君之德也其思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乎舊章者成憲也威儀抑抑德音秩秩吾君之德也
其思無怨無惡率由羣匹乎羣匹者衆善也詩人又
若曰受福無疆則吾君受福矣受福無疆是為四方
之綱也之綱之紀則是由本及末由大及小由尊及
卑皆思同其福禄而謂之燕及朋友之臣夫君不恃

乎天而怨乎人不私其福于己而思燕及朋友待羣
臣不曰羣臣而曰嘉賓曰朋友愛之之至也如是則
百辟卿士始愛乎君各勤職位而民之所安息也此
其所以為嘉樂成王之詩
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埸迺疆迺積迺倉迺裹餱糧于橐
于囊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　篤公
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迺宣而無永歎陟則在巘
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鞞琫容刀　篤公劉逝

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岡乃覯于京京師之野于時
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　篤公劉于京斯
依蹌蹌濟濟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
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　篤公劉既溥既長既
景乃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
為糧度其夕陽豳居允荒　篤公劉于豳斯館涉渭為
亂取厲取鍛止基迺理爰衆爰有夾其皇澗遡其過澗
止旅迺密芮鞫之即　按此篇永樂大典鈌卷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兹可以餴饎豈弟君子民之父母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兹可以濯罍豈弟君子民之攸歸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兹可以濯溉豈弟君子民之攸塈

言遠酌彼行道所聚之雨水澄之大器挹而注之小器以濯沃米餴以為饎餴一蒸米餾飯氣流也如此而可祭者以樂易之君子有父之尊有母之親為民所宜也得民之心則得天之心也滌濯皆洗浣也溉之

使清潔四時之祭有豐我姑酌彼金罍燕亦有之如是而可者以民心有所塈息而得所歸往也左氏所引潢汙行潦之水略言之矣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

伴奐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酋矣　爾土宇昄章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矣　爾受命長矣茀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　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

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爲則　顒顒卬卬如圭如璋令
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爲綱　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
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　鳳凰于
飛翽翽其羽亦傅于天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
庶人　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
萋萋雝雝喈喈　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
且馳矢詩不多維以遂歌
一章有卷曲之阿則飄風自南而至王能屈體以求

賢則豈弟之君子來游來歌以矢陳其德音矣二章
言太平之時伴奐廣大奐然文章王可優游矣優游
閒暇王信休美矣更當求賢以守之得豈弟之君子
則使爾成王彌充保全一已之性嗣成先君之功矣
酋終也三章言爾土地居宅之民昄大而章明亦孔
厚矣得賢則百神爾主羣神受享而佑助之四章言
受命之長福祿之康得賢則彌性而純大之福于爾
有常矣詩之有嘏字皆祭祀尸嘏予福之義五章言

賢人之行有可為憑依輔翼者至孝可以感化大德
可以軌訓如是君子在位可為四方法則矣六章言
王之體貌敬順溫和顒顒然志氣高遠克盛卬卬然
似玉成器為珪璋善聲譽為人所聞知善威儀為人
所觀望如是君子能與天下四方為綱紀七章以鳳
喻大賢以翽翽其羽喻羣士言鳳凰于飛羣鳥從之
翽翽然羽聲亦從集止藹藹濟濟也濟濟王多吉士
惟豈弟君子之所率使媚愛于君也鄭云公卿率大

夫士是也盡心力奉職事之謂媚天子八章言鳳凰于飛高飛傳天所傳所止羣鳥皆從大賢之率吉士使媚庶人清淨為政不亂在下安養之使不失職耕墾原隰以種禾黍治其丘麻以為布帛之謂媚庶人九章言鳳鳴高岡必食竹棲梧於梧桐所生朝陽之地梧則菶菶萋萋鳳則雝雝喈喈以喻賢者覽德輝而下也十章言王所錫君子之車既衆且多矣王所錫君子之馬既閑且馳矣御者有威儀也王既用賢

不復須戒為此詩幾于煩多故曰矢詩不多我陳此詩豈不多乎恐王或怠惟以遂工師之歌誦冀王求賢用吉士永為鑒戒不損令之成功也國語公卿至于列士獻詩太師掌九德六詩之歌工者樂師之總名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柔遠能邇以定我王　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為民逑無縱詭隨以謹

惛怓式遏寇虐無俾民憂無棄爾勞以為王休　民亦勞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無縱詭隨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敬慎威儀以近有德　民亦勞止汔可小愒惠此中國俾民憂泄無縱詭隨以謹醜厲式遏寇虐無俾正敗戎雖小子而式弘大　民亦勞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殘無縱詭隨以謹繾綣式遏寇虐無俾正反王欲玉女是用大諫

一章言民亦勞矣庶幾可以小康安之乎愛此中畿

之國京師之人以安天下四方諸夏之國若欲安此
勞民當糾察有罪無得縱其詭戾人之善隨從人之
惡者以此無阿縱之法勑謹其為無善之人用止其
為寇虐之行曾不畏敬明白之刑罰乎柔安遠方之
國當先順伽其近以此定我國家為王之功中國謂
京師四方謂諸夏若以中國對四夷則諸夏亦為中
國釋詁譏汔也孫炎云汔近也杜預云期也史記周昌
曰臣期知其不可臣期期不奉詔意同也京師諸夏之

根本王安京師四方諸侯亦效王安之二章言可以
小安定止息之愛此中畿之國以為諸夏之民使得
合聚無縱詭隨以此勑謹其讙譁為大惡惛惛怓怓
者止其寇虐之害無使有遭其寇虐之憂爾王無棄
始時勤政事之功以為王政之美誘導扶掖之也三
章言可以休定止息之四國四方也罔極所行不得
中正也慝惡也王當敬謹威儀以近有德之人也四
章言可以愒息之惠此中國以及四方俾民憂皆泄

去醜衆厲惡也式遏寇虐無俾先王之政敗壞女王雖小子自遇而女用事于天下者甚廣大也五章言可以小安之王愛此京師之人則天下邦國之君不為残虐所謂肆徂厥敬勞肆亦見厥君先敬勞上下相視之意繾綣者牢固相着施于善則善于惡則惡人行反覆為惡固執不捨者也玉者君子比德王乎我欲令女如玉然故為是詩用大諫正女鄭云穆公至忠之言也

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出話不然為猶不遠靡聖管管不
實於亶猶之未遠是用大諫　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
之方蹶無然泄泄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
莫矣　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即爾謀聽我囂囂我言
維服勿以為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天之方虐無然
謔謔老夫灌灌小子蹻蹻匪我言耄爾用憂謔多將熇
熇不可救藥　天之方懠無為夸毗威儀卒迷善人載
尸民之方殿屎則莫我敢葵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

天之牖民如壎如篪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攜無曰益牖民孔易民之多辟無自立辟　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

諫君而呼上帝疾痛之辭也板板反也反常也下民盡皆困病出話不然出善言而不能行其所為之道惟趨淺近而不知遠圖也鄭云猶圖也王無聖人之

法度管管然無所依以心自恣不能用實于誠信謀之未遠是用大諫王也天之方艱無然憲憲而欣欣天之方蹶動無然泄泄而沓沓國之安危在于出令王者若出敎令其辭氣之和順矣則下民之心相與合聚矣其辭氣之悅美矣則下民之心皆得安定矣輯和洽合懌悅莫定也我雖異事自此以下明責大臣也我雖與女異其所職之事要乃與女同其官僚我今就女謀慮告女以善道而女聽我言反囂囂然

不肯受用何也我言維可服行女勿以為笑先民有言疑事詢于芻蕘薪采者匹夫匹婦或知及之況于我乎囂囂嚻嚻聱聱警警傲也取芻取蕘芻飼牛馬之草蕘供燃火之薪天之方酷虐無謔謔而喜其所為我老夫教諫女其意乃款款然情至意盡何為女等如未知幼弱之小子反蹻蹻自驕恣而不聽用我之言乎非我之言老耄有所失誤女用可憂之事以為戲謔乎多行慘毒之惡熇熇然不可救正而藥治之天之方

懠怒無得為夸毗以體柔人也足恭前却以體從人上下威儀盡迷亂矣善人君子則如尸然不復言語天下之民方愁苦而呻吟則莫有敢揆度知其情者民遭虐政之喪禍重斂之危亂其室空虛無有資財曾莫有惠施我之師衆者夸毗者便僻其足前却為恭以形體順從于人厲王虐而彌謗故善人載尸天之牖民自此以下又言政惡民困可以反之使善君之導民即天之導民也如壎如篪然民必應君命如

壎篪之相和如璋如圭然民必同君心如圭璋之相合又如往取物手攜物言其必從君化如攜取之隨人也攜非自外益也上爲善政民必爲善是甚易也牖與誘古字通用壎篪俱是樂器半圭爲璋合二璋則成圭取謂物在他處攜謂物在地上易爲難易之易上有六如攜最處末故乘而反之以比攜民之東西易一音亦今民之多邪辟君無自立辟以誘之价人維藩以下又言親賢王當用善人爲百官維以爲

藩鄭又用大師之三公大臣維以為垣牆又用大邦
諸侯維以為屏蔽鄭云大師三公之大臣大邦成國
之諸侯大宗同姓之宗適維為楨幹皆近而任之令
為王用無得疏遠之藩者園圃之籬可以屏蔽行者
垣牆亦屏蔽之義周官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侯
伯以上為成國大者衆多之辭宗者與王同族王當
用公卿諸侯宗室之貴者為藩屏垣幹為輔弼無疏
遠之懷之為訓思也來也止也亦和之義懷德維寧

价人大師大邦大宗皆當懷之以德使之安寧所謂
上下得其歡心者王當親輔弼之臣使不乖離固宗
子之城使不傾壞則令己無獨畏之憂也其在于懷
德乎周語彘之亂宣王在召公之宮國人圍之召公
以其子代宣王是禍及宗子也左傳厲王戾虐萬民
弗忍居王于彘是獨居而畏也敬天之怒以下又言
畏天人君之天即天之天天之天即己之天君臣可
不敬乎敬天之威怒而無敢戲謔以逸豫敬天之渝變

而無敢馳驅以自恣昊天在上人仰之皆謂之明明王往也及爾出往入來是出入往來相從也旦明也游行衍溢相從視女所行善惡可不慎乎詩人言上天之道或有此變怒之時常須敬戒非謂獨當此變怒之時乃思禁其逸豫自恣也文王在帝左右敬之日鑒在茲凡伯之言本乎此也出話不然一曰如史記所謂唯唯否否不然及爾同僚托與公卿言而風諫曾莫惠我師多癠困詒也孔易音難易之易又音不易之易蓋通音歟不

懷以德則城壞城壞則藩垣屏翰皆壞而獨居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烝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曾是彊禦曾是掊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天降慆德女興是力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彊禦多懟流言以對寇攘式內侯作侯祝靡屆靡究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炰烋于中國斂怨以為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

湎爾以酒不義從式旣愆爾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小大近喪人尚乎由行內奰于中國覃及鬼方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呼上帝者痛其君之辭也蕩蕩乎無綱紀文章上天

乎其何以為下民之辟疾病人矣威罪人矣賦斂之
重刑法之峻上天乎其命令何多邪辟也天生衆民
其命匪在于誠信乎天命之謂性固純誠也今也靡
不有初鮮克有終豈非君命之多辟乎文王曰咨以
下托于文王之諫商辭婉而意切矣召虎知厲王之
必亡而憂傷深思焉文王曰嗟嗟殷商曾是彊梁禦
善之人曾是掊克自伐而好勝人者使之在位服政
事也天乎方降是慆慢之德以孼斯世女又興而力

任之乎文王嗟女殷商女之所執宜以義善也今也乃彊梁禦善而多怨懟流言以對是誣善之言也寇盜攘竊為姦宄者而信用于內維為咒咀靡有窮極何哉文王嗟女殷商如彭亨自矜氣健于國中多為可怨之事而自以為德不明爾德以前後左右無賢人之故爾德不明以無陪貳卿士非無其官也無賢人也文王嗟女殷商天之意豈沈湎爾以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豈欲其大小邦用喪乎爾乃惟不

義之從以為式法既愆爾之所當止如臣忠子敬之類又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使晝為夜無有止息乎文王嗟女殷商飲酒號呼之聲如蜩如螗之鳴笑語沓沓如湯之沸羹之方熟小大近于喪亡如此人尚由行此道不知其非乎內見怒奰于中國且延及遠方蠻夷矣文王嗟女殷商今之喪亂匪上帝為此不善之時乃殷不用舊典雖無舊人與圖先王舊政尚有常事故法可用曾是莫聽大命以傾覆矣文王嗟女

殷商人亦有言木之顛沛將揭蹶也枝葉未有傷害其根本實先撥絕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興亡之理王其不察之乎文王之服事商且憂其君者如此十世之後詩人發明之不惟諫厲王之婉而抑見文王之咨嗟者亦未嘗不欲商之久存而不亡矣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敬慎威儀維

民之則　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　肆皇天弗尚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夙興夜寐洒埽廷內維民之章脩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逷蠻方　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　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　視

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辟爾為德俾臧俾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鮮不為則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虹小子荏染柔木言緡之絲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　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成

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夢夢我心慘慘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匪用為教覆用為虐借曰未知亦聿既耄　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天方艱難曰喪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忒回遹其德俾民大棘

抑抑威儀審密也有諸中必形諸外威儀為德之隅者如宮室之制內有繩直則外有廉隅威儀抑抑德必嚴正也人亦有言靡哲不愚聖而罔念則狂之謂也庶人之愚亦主維疾謂下愚之不移民有三疾哲

人之愚亦維斯罪其不念而狂乎故前哲而後愚也
承上章威儀而言謂人斯須之不謹則暴慢入之而
遂為邪僻之人矣莫彊于用人四方其訓效于我矣
德行覺民之大有直其德行則四國其順從之于我
矣訏大其謀謨審定其命令悠遠其猶圖以時告民
尤在于敬慎其威儀乃維民之準則也其在于今厲
王所興尚者迷亂于政事顛覆其德行荒耽于酒不
自燕喪威儀乎女雖湛樂之從弗念其為人子孫紹

繼其祖考者孚罔斁求古先哲王能共敬明明之法
度者故皇天厭棄弗從尚如彼泉流無淪胥相以
喪亡也夙興夜寐洒埽廷內堂上不治則野外曠芸
正宜早夜潔除修飭朝廷以為民之章表修爾車馬
弓矢與戎兵之器也用戒兵事或興用攘逷蠻方之
不服者質爾人民則使之純一無偽所謂民之質矣
謹爾侯度則所謂一遊一豫為諸侯度用戒不虞不
億度而至之事不可不先戒也慎爾出話話之不可

輕也敬爾威儀威儀當以敬為先也無不柔嘉話言
威儀柔嘉維則柔者遜順也所以有物有則君以敬
為則民以君為則白圭之玷缺猶可磨鑢而平斯言
之玷不可為也無易乎言之所由發無曰苟矣莫捫
朕舌言不可輕逝矣無言不讎無德不報與人善言
暖于布帛傷人以言甚于矛戟出其言善則千里之
外從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王之教令當
思惠順朋友暨于庶民小子也夫如是則子孫繩繩

萬民靡不承君之德言矣此謂慎爾出話也視爾友
君子謂諸侯卿大夫皆知輯和柔順其顏不遠有愆
然謹于外者未必能謹于內勤于明者未必能勤于
幽故戒之以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謂幽隱隅奧
之處也無曰不顯莫予云見戒慎其所不睹神之格
思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不可億度以為有矧
可厭射以為無惟揆之在我誠心之有無而已矣此
敬爾威儀也則又申之曰辟爾為德君哉為德俾善

俾嘉無為凶慝淑慎爾止不愆于威不僭差不賊害鮮不為民之則矣理之必然勢之必至如投我以桃報之以李也王為不善而求民應之不悖彼童羊之無角而求其角實虹潰小子之聽矣荏染柔靭之木言被之絲弦以為弓溫溫恭敬之人是為德之基也弓以柔木為質德以溫恭為基也明哲之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愚闇之人反謂我僭差矣民其各有心乎言其資有可告語者有不可告語者而下章奉奉

又不能已也於乎小子戒厲王亦自儆也未知臧否
不知善否也匪但手攜挈之言示以事之是非矣匪
但面語之親提撕其耳所謂誨爾諄諄者借曰未知
亦既抱子長大矣民不自盈滿而遜志于求善誰有
夙知而莫成乎惟其滿盈而自縱故聖而狂哲而愚
夙知而莫成昊天孔昭我生斯辰可謂靡樂視爾夢
夢而亂我心慘慘而憂誨爾諄諄而勤聽我藐藐而
忽畧匪以我言為教反以我為讎虐借曰未知亦耄

將及矣於乎小子告爾舊矣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天方艱難曰喪我邦取譬不遠如商如夏福善禍淫昊天不差忒矣今乃邪僻其行俾民大至棘急何哉以厲王之不君而召穆公毛伯芮伯衛武公更相諫正雖王之監謗不顧也然則古大臣之忠于君者豈以其君之惡諫而不之諫也哉正君者先正其身正其身者則武公之自警者是矣國語武公年九十五而為懿以自儆韋昭云懿即抑也

菀彼桑柔其下侯旬捋采其劉瘼此下民不殄心憂倉
兄填兮倬彼昊天寧不我矜　四牡騤騤旟旐有翩亂
生不夷靡國不泯民靡有黎具禍以燼於乎有哀國步
斯頻　國步蔑資天不我將靡所止疑云徂何往君子
實維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為梗　憂心慇慇念我
土宇我生不辰逢天僤怒自西徂東靡所定處多我覯
痻孔棘我圉　為謀為毖亂況斯削告爾憂恤誨爾序
爵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如彼遡

風亦孔之僾民有肅心荓云不逮好是稼穡力民代食
稼穡維寶代食維好　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蟊賊
稼穡卒痒哀恫中國具贅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
維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猶考慎其相維彼不順自
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　瞻彼中林甡甡其鹿朋
友已譖不胥以穀人亦有言進退維谷　維此聖人瞻
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胡斯畏忌　維
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寧為

荼毒　大風有隧有空大谷維此良人作為式穀維彼不順征以中垢　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　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既之陰女反予來赫　民之罔極職涼善背為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回遹職競用力民之未戾職盜為寇涼曰不可覆背善詈雖曰匪予既作爾歌

言菀彼茂盛之桑其葉稚而柔濡然而下陰均也捋

採之多則葉爆爍而疎病此下民而不得其所蔭矣
不絶心憂倉喪兄滋填久兮明大哉昊天寧不我矜
哀乎四牡騤騤而不息鳥隼之旟龜蛇之旐翩翩在
路征伐不息適長寇虐亂生不平無國不見殘滅下
國見殘則枝葉疏而王室之本根亦不得其蔭矣民
靡有黎謂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之意且禍亂以災燼
於乎有哀國家之運斯頻促矣國步如此無所資倚
天不我將乎靡所止定又疑所之云徂何往乎亂至

之無日也君子之人實維秉持其心莫強在此所謂操則存者令奈何喪失其良心而從于禍亂誰生此厲惡之階至令為病乎謂小人也憂心慇慇念我天下土宇之不安我生不辰逢天厚怒自西徂東靡所定處我多遇乎困病孔急哉我之垂圉也為謀甚謹亂滋斯削去矣而不謹于謀何以止亂告以憂恤之方誨爾以次序爵位之宜尊賢使能親善去邪是序爵也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奈何見亂而不思所以削

去之乎其何能善則相與陷溺于禍難而已矣視王之亂政使人如遡鄉疾風亦孔之僾唈而不能喘息矣民本有肅敬之心王乃使之不及其初心是上暴而下慢也好是稼穡謂王政以務農為先有力田之民有代食之民力田之人耕而食也代食之人其祿足以代其耕也稼穡則維寶矣代食則維好矣寶稼穡重民天也好其代食祿有德也知重民之食然後不輕于以祿祿人矣天降喪亂將滅我王所恃而立

者又下蟊賊食根曰蟊食節曰賊耕種曰稼收斂曰穡蟊賊既多使我稼穡盡瘁病矣哀痛乎中國之人具贅屬而阽危卒荒亂而空虛困無膂力以共念穹蒼者維此惠順之君民所共瞻仰能秉其心以正心卒事也宣徧猶謀謀于衆也考誠其輔相之行然後用之擇賢之審也維彼不順之君自以為善自有肺腸行其心中之所欲俾民卒狂而不知所向也瞻彼中林甡甡其鹿衆多矣相輩偶行獸猶有友也今朝

廷之臣朋友胥譖而不相善鹿之不如人亦有言進退維窮此時之謂也維此聖人瞻言百里之外遠慮也維彼愚人淺謀近慮者以狂迷為可喜王疏遠慮之人而用狂愚之士爾臣當諫匪言不能胡斯畏忌謂臣下畏王之威而不敢諫也芮伯勉羣臣以正諫而無懷畏忌之私也維此良人弗求弗進之維彼忍心為惡之人所謂無不忍人之心者是顧念而復之忽賢而愛小人也民之貪亂曰時日曷喪安為荼毒

以速之乎大風之來有所從之隧其在于大空谷之中矣維此良人興為用善維彼不順征以中垢謂行闇冥也大風有隧貪人敗善道聽之言對答如響先王詩書之言恍然如醉矣匪用其良反俾我相從為悖逆乃稱其心矣嗟爾朋友親而切磋之也我豈不知而為此妄發之言乎如彼飛蟲時亦弋中既已密告女矣女反予來赫乎口距人謂之赫也民之不中主于王政之涼薄善背反覆也為民不利如云不克

者所謂凶人為惡惟日不足民之邪適主于在上之用力以相競不德競而力爭民安得不邪僻乎民之未定主于上有盜賊之臣寇虐傷民也所謂盜寇非必禦人于國門之外賊乎民之生者皆寇也賊乎君之心者與賊乎己之心者亦皆寇也溥曰不可反背我而詈我之善矣雖曰匪予自諱其過既作爾歌宜思而悔也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

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
旱既大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
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寧丁我躬　旱
既大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
孑遺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　旱既
大甚則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靡瞻靡
顧羣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　旱既大
甚滌滌山川旱魃為虐如惔如焚我心憚暑憂心如熏

羣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我遯　旱既大甚
黽勉畏去胡寧瘨我以旱憯不知其故祈年孔夙方社
不莫昊天上帝則不我虞敬恭明神宜無悔怒　旱既
大甚散無友紀鞫哉庶正疚哉冢宰趣馬師氏膳夫左
右靡人不周無不能止瞻卬昊天云如何里　瞻卬昊
天有嘒其星大夫君子昭假無贏大命近止無棄爾成
何求為我以戾庶正瞻卬昊天曷惠其寧
倬彼雲漢謂天河之水氣精光運轉于天也旱而渴

雨宣王夜仰視天河望其候焉曰於乎何辜哉今之
人也天之降災于我當喪亂之餘又饑饉薦至我則
靡神不舉其祭靡愛斯牲圭璧既盡用之而神豈不
我聽乎此則述宣王恐懼脩省之意也旱既大甚蘊
蘊而暑隆隆而雷蟲蟲而熱不絕精禋以祀自郊丘
徂宗廟上天下地奠其禮瘞其物靡神不齊肅而尊
敬之后稷不克饗乎上帝不我臨乎與其耗斁下土
寧當我之身也旱既大甚則幾于不可推移矣甚欲

移去之也兢兢業業如有雷霆近發于上周餘黎民
今其死亡靡有孑遺甚憂之之辭也昊天上帝則獨
不遺留我民乎胡不相與畏懼哉先祖之業將于是
而摧矣旱既大甚則幾不可沮止矣赫赫炎炎人皆
不堪云我無所庇處大命近止死亡之將至也靡瞻
靡顧天地鬼神曾靡瞻顧之乎羣公先正謂昔者社
稷之臣其祀典所及者曾不我助乎父母先祖胡寧
忍予之至此乎旱既大甚山無木川無水如滌滌然

旱神為虐如惔如燎我心畏暑憂心如灼羣公先正則聞我之憂乎昊天上帝寧使我遯位而去也旱既大甚黽勉禱請憂畏而思去之胡寧病我以旱乎曾不知其故也祈年之祭甚早四方社稷之祠又不為莫而何為若此也昊天上帝則不我憂虞乎于明神無不敬恭宜無悔怒以致害災而何為若此也旱既大甚父子離散兄弟妻子不相保所謂散無友紀鞫窮乎庶官之正疚病乎冢宰趣馬司王之供御者師

氏教王之子弟者膳夫左右皆王之左右侍從無非
正臣者靡人不周其消旱救災之念慮無有不能之
人止語辭也而旱之不消災之不救其何為如此也
瞻卬昊天云如何其里乎瞻卬昊天望雨而星嘒嘒
而衆大夫君子凡我之臣所謂昭明假至于天者盡
其誠而無餘矣夫命近止喪亡雖近亦無怠廢而喪
其成也何方求所以為我者以定庶正乎瞻卬昊天
其何能順我心之求安者乎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
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　亹亹申伯王纘之事于
邑于謝南國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
執其功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
命召伯徹申伯土田王命傅御遷其私人　申伯之功
召伯是營有俶其城寢廟既成既成藐藐王錫申伯四
牡蹻蹻鉤膺濯濯　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
如南土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往近王舅南土是保　申

伯信邁王餞于郿申伯還南謝于誠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其粻式遄其行　申伯番番既入于謝徒御嘽嘽周邦咸喜戎有良翰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　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萬邦聞于四國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崧高貌大而高曰崧岳東岱南衡西華北恒堯之時姜氏為四伯掌四岳之祀述諸侯之職周有甫有申有齊有許皆姜氏之苗裔也鄭云德當岳神之意而

福與其子孫歷虞夏商世有國土言崧高者其惟四岳乎其駿大極至于天惟岳降其神靈和氣以生甫侯申伯為周之臣甫侯見于穆王之時其子孫之賢或與申伯並立于宣王之朝不得而考詩人因申伯而言甫侯耳維申伯及甫侯維周之楨榦四國有難則往藩屏之四方恩澤不至則往宣暢之勉勉哉申伯為卿士以佐宣王王又欲纘繼命之以侯伯之事為邑于謝謝在周之南南方之國欲其皆于申伯是

法式也宣王所以親之之意改大其邑爰命召公往定其宅登升也升是南邦世執其功期之以長久也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邑之人而為國都以起女之功王命召公治其井牧定其賦稅又命傅御治事之官遷其家臣所以相助之者無不用其至蓋忠臣不欲離王室也申伯居謝之功事皆召公為營之有始其城郭及成其寢與其廟安神人之所處也既成藐藐而美王錫申伯四牡蹻蹻而壯鉤膺樊膺也

濯濯光明也又以禮遣之國有車馬之賜路大也乘
四也告之曰我圖爾之所居莫如南土之最善圭長
尺二寸謂之介介非諸侯之圭諸侯之圭自九寸以下
故錫介圭以為寶瑞往已哉爾申伯王舅也南土是
保式南邦保南土皆付以侯伯之任也申伯以王告
語之復重乃信往矣王又出餞于郿郿在岐周或者
宣王省岐周歟申伯還南自岐周受王命而還誠歸
于謝矣曰信邁曰誠歸其味深長也王命召公治其

田矣又命召公治其土界之所至以峙其糧令廬市
有止宿之委積用是速申伯之行申伯番番而勇武
諸侯有大功賜虎賁徒行者御車者嘽嘽安舒也徧
邦之人皆喜而相告曰汝乎有善君也相慶之言云
爾不顯乎申伯哉王之大舅也有文有武人皆於是
表式也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敬以直內義以方外矣
豈特式南邦保南土哉可以柔順萬邦聞于四方之
國矣吉甫為工師之誦其詩之意甚美其風切申伯

肆長好美以此贈申伯乃所以美宣王也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監有周昭假于下保玆天子生仲山甫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纘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　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

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　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　四牡騤騤八鸞喈喈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纘

戎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解虔共爾位朕命不易榦不庭方以佐戎辟　四牡奕奕孔脩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簟茀錯衡玄衮赤舄鉤膺鏤錫鞹鞃淺幭鞗革金厄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清酒百壺其殽維何炰鼈鮮魚其蔌維何維筍及蒲其贈維何乘馬路車籩豆有且侯氏燕胥

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蹶之里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

顧之爛其盈門　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為韓姞相攸莫如韓樂孔樂韓土川澤訏訏魴鱮甫甫麀鹿噳噳有熊有羆有貓有虎慶既令居韓姞燕譽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實墉實壑實畝實籍獻其貔皮赤豹黃羆

奕然梁山之大昔者維禹之所甸治除水災成土田以定貢賦今韓侯之國以梁山為鎮故詩人表而言

之曰有倬然著明之道者其惟韓侯受天子之命乎
夫春秋諸侯皆不知朝而王遣人錫命之以是而觀
韓侯之朝而宣王之錫可謂有倬其道矣王親命之
繼汝祖考是韓侯之祖父昔者曾為北方之伯乃州
伯之伯也無廢我命夙夜匪怠敬共爾位則朕命不
易矣汝其于不庭直之方國則為我楨幹而正之以
佐汝君君即宣王自謂也此一章乃詩人先述韓侯
來朝受王之命以為宣王能錫命諸侯之美亦所以

美韓侯也然後敘其來朝與其將歸及其娶妻凡國
中之盛大與奄受北國者而併言之也韓侯之來朝
如何哉所乘四馬奕奕然而大孔長且壯韓侯之入
覲也蓋以秋見又以其介圭為國之瑞而入覲于王
所以獻也晉文公之于王出入三覲又禮有廟中將
幣三享之文非一次也黑水西河其貢璆琳琅玕孔
以為玉之大者為介圭貢國之寶杜甫所謂琳琅識
介珪本于此與王之所錫予韓侯則淑善之旂畫交

龍者而又揭旄于竿以為綏章車之備飾則有織簟以為蔽錯畫文章以為衡玄衮之服赤舃之屨馬之膺施大帶曰繁纓而謂之鉤膺馬之眉上鏤金為飾曰當盧而謂之鏤錫以淺毛虎皮幭覆其軾而又于軾之靷中施以鞹革而轡首用皮曰鞗革以金為小環往往纏搤之如小蟲之形韓侯之既受命而歸如何哉其出而為祖道之祭也出宿于屠之地王朝之名公巨卿餞之則有清酒百壺之盛禮殽有炰鼈鮮

鱠蔌有蒲筍之菹而王之贈韓侯也又有路大之車一乘之馬諸侯之凡在京師者亦來相與韓侯燕飲而曰籩曰豆有且其多矣韓侯之娶妻何如哉其娶妻也乃汾水之王之甥蹶父之子蹶父王之卿士姞其姓后稷之後也百兩之車彭彭然每車八鸞鏘鏘然豈不顯其光明乎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諸娣衆妾也祁祁如雲之盛韓侯顧之粲然鮮明盈門矣毛云曲顧禮義也蹶父則甚武矣為天子使靡國不

到而爲其女相所配莫如韓樂也韓國之盛大如何
哉甚有樂之韓土川澤訏訏而大魴鱮甫甫而大麀
鹿噳噳而衆又有猛獸見高山深林貓似虎而淺毛
者善旣令居韓姞安而有譽處也大彼韓城乎乃昔
者晏安平治之時師衆所完築者今韓侯以先祖之
功而受命因時百蠻而撫綏之王賜韓侯以侯伯之
命是其一方北國如追如貊之夷皆奄受之而統以
方伯連率之職也未城者墉城之有斯城有斯池矣

未畝者畝治之有斯畝有斯籍矣歲時貢獻率其方物以享于王則獻其猛獸之皮若貔若豹若羆是也大享之儀無所不有虎豹之皮示服猛詩人舉一以見百抑亦因其方之所有也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設我旟匪安匪舒淮夷來鋪　江漢湯湯武夫洸洸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　江漢之滸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疚

匪棘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　王命召虎來旬
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
戎公用錫爾祉　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
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　虎拜
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明明天子令聞不
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江漢之水合而東流浮浮然武夫滔滔然順王命而
行非敢安逸遊遊止也淮夷之故來求平定之耳既出

我軍戎矣旣設我鳥隼之旟矣匪安逸匪舒肆淮夷
之故來鋪敷王之德意耳江漢之水合流而湯湯然
武夫洸洸而武經營四方謂即其所而東西南北皆
經理營緝之以其成功入告于王四方旣平則王國
無南顧之憂其庶安定乎時靡有爭海內同風而胥
服王心則得安寧矣江漢之滸王命召虎于此平淮
夷之難非王親至其閒命之也式辟四方使皆清夷
因徹治其疆土使通田賦匪病之也匪棘之也以王

國之中來示之中耳于疆界于分理之至于南海甚
言其遠也王命召虎來旬徧來宣布其德意昔者文
王武王受天命之時有召康公維楨幹之臣今爾召
虎無曰予小子不足以繼文武爾其是似爾之前人
乎肇始敏疾爾之公事是用錫爾祉福賜爾以圭柄
之瓚秬黍鬱鬯之酒一卣告于爾之先祖文人也毛
以為九命賜圭瓚秬鬯則又錫之山川名山大澤不
以封有大功者賜之宣王之命之也不于其他而于

岐周之廟重之也蓋昔召康公受王命于此地故于
周授之而于周受之此所以表其祖孫之濟美也虎
拜稽首天子萬年祝宣王之壽也虎拜稽首對揚王
休對答也揚厲也起召康公之成業而為其不朽則
又祝宣王以萬年之壽也召虎之對揚王休而所以
復于王其心安在哉其辭若曰明明天子令聞不已
興衰撥亂可謂令聞矣而亹亹不已必若昔者文王
之不已欲其不已不在武功而又在文德蓋文武一

也文以德為本而武特文之發用一端如征苗誓師
而曰舞干羽于兩階而曰文武本于文而文該乎武
也自今以往其欲吾君矢陳設張文德以浹洽此四
方之國乎自王命召虎以下如古者冊命之文而間
見于今之所傳彛樽鍾鼎者此蓋詩人因其錫命受
命君予臣和之言而播其精微于雅耳召康公専告
成王以敬德而召穆公又告宣王以矢其文德尹吉
甫述而美之亦因以戒宣王如常武之意也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脩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　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繹騷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　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闞如虓虎鋪敦淮濆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　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緜緜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　王猶

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
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
赫赫乎盛也明明乎察也宣王之命卿士也蓋南仲
為之太祖在文王時嘗為將者而今為太師其人則
皇父也又兼執政而為王卿士故曰王命卿士皇父
在厲王時見刺于詩人此或其氏與王命皇父整我
六軍以修我戎兵既敬既戒惠此南國修戎器而先
之以敬戒不曰征討四國而曰惠此南國是所謂常

德而立武也王謂大夫尹氏策命程國伯爵為大司馬左右陳列而戒飭師旅循彼淮浦視此徐方之土不留處不敢寧居三事成其功緒赫赫乎盛業業乎動有嚴天子謂立武也王舒保作者謂王之立武欲其舒而不迫也保而不擾也起而不怠也凡將臣之受王命匪敢紹繼以好兵匪敢遊樂以縱欲念徐方繹騷動之故耳王者之師不戰而勝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先聲所服也王奮厥武如震如怒所

謂震電馮怒者進厥虎臣不特皇父休父凡將士也其臣如虎虓然而怒敦厚其兵陳于淮水之涯瀕仍執其衆虜之後服者截然淮浦乃王師之所也之子于征有聞無聲截彼淮浦王師之所皆見古人行師安靜之義也王將則如虎矣王之師旅又嘽嘽然如鳥之疾飛如翰之特摯如江漢之廣大如山之苞靜而固也如川之流動而不可禦也緜緜靚也翼翼敬也不可測不可勝以是大征徐國凡此皆常德之武

而非苛暴之武也王之所命而將士師旅之所禀雖有其勇不敢以妄施雖本于仁不敢以自弛觀其用兵行師而見于此篇者大略可想矣王之謀猷允信塞實此所謂常德也允塞者舜之事也此二字見于書復見于雅學者不可不細求而深體之召穆之告其君以矢其文德又告之以王猶允塞允則誠信塞則篤實誠信可動天地感豚魚況于人乎篤實而有輝光可以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而況于用兵乎王猶

允塞徐方既來服矣徐方既同天子之功而非獨將帥之力也四方既平聞風而悅徐方來庭不特來服而又來朝徐方不回不違王命也王曰還歸者叛則伐之服則舍之宣王之言若曰如此止戈為武又何黷之有乎

瞻仰昊天則不我惠孔填不寧降此大厲邦靡有定士民其瘵蟊賊蟊疾靡有夷屆罪罟不收靡有夷瘳　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

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　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為梟為鴟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寺　鞫人忮忒譖始竟背豈曰不極伊胡為慝如賈三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　天何以刺何神不富舍爾介狄維予胥忌不弔不祥威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天之降罔維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　觱沸檻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

不自我先不自我後藐藐昊天無不克鞏無忝皇祖式救爾後

言瞻卬昊天則不我惠愛乎孔久不寧降此大惡邦靡有定士民其病食根曰蟊食節曰賊蟊賊害禾稼之蟲蟊疾害禾稼之狀無有夷平止息之時小人為之蟊賊刑罰為之網罟曾不收斂亦無夷平瘳愈之日也王之黜削諸侯及卿大夫無罪者收之而有罪者赦之有其不宜有奪其不宜奪怨之府也哲夫多

才智則能興人之國婦人之多智適足以傾人之國而已懿痛傷之聲又如字謂以哲婦為美謂褒姒也梟鴟惡聲之鳥長舌多言也婦有長舌是為禍亂之階匪降自天生自婦人不用教誨之言惟婦人寺人是聽所謂日用宦官女子之言耳婦人之為譖也以言窮人且忮害而忒變轉化無常始譖終背其為害豈曰不至乎何為惡而未已也如賈三倍非君子所宜深識婦人而休止其蠶織以與朝廷之事豈所宜

乎天何用刺責王神何為不富王哉王今舍夷狄大患之可憂而維予羣臣之胥忌遇災而不弔不謹其威儀善人奔亡邦國將盡困病矣天乎降此罰惡之罔多且近矣人之云亡我心憂且悲矣檻泉從下而上涌觱沸其貌泉之深矣喻己之憂從來久矣不自先不自後適當其時天雖高遠仁愛人君無不能鞏固其命王其無忝爾祖式救子孫乎上不念祖宗下不念子孫自為敗壞不可扶持凡伯猶言有可鞏固

之理然天即君也非欲幽王之外求也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瘨我饑饉民卒流亡我居圉卒荒
天降罪罟蟊賊内訌昏椓靡共潰潰回遹實靖夷我
邦 臯臯訿訿曾不知其玷兢兢業業孔塡不寧我位
孔貶 如彼歲旱草不潰茂如彼棲苴我相此邦無不
潰止 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彼疏斯粺
胡不自替職兄斯引 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
不云自中溥斯害矣職兄斯弘不烖我躬 昔先王受

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於乎哀哉

維今之人不尚有舊按此篇永樂大典鈌卷

欽定四庫全書

毛詩講義卷九

宋 林岊 撰

周頌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

於乎美哉有清明聖德文王之廟其祀之也助祭之諸侯肅敬雝和顯明相助多士威儀又濟濟焉凡助祭者實皆秉持文王之德對於文王在天之精神洋

洋乎如在其上其左右而無愧駿疾奔走在此清廟以執豆籩文王之德豈不顯於後乎豈不承於人乎信矣文王之可思慕者無有厭射於人也思齊之雅曰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又曰無射亦保蓋至誠無射之理行之於身而四方所則萬世所仰文王無射於身而天下無射於文王感化之機皆自清明純一中來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溢

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

維上天之命於乎美哉命我周家無有窮已者盖以於乎美哉我甚顯文王之德純亦不已即天所爲故得天之命假大而洋溢於我後人我後人其思所以受之又當疾順我文王之德惟爾子孫世益厚之

維清緝凞文王之典肇禋迄用有成維周之禎

維此清明緝續凞廣者文王之典則肇始禋祀至用有成其成雖當武王之世禎祥已見於文王矣王天

下者得禋祀昊天上帝故舉肇禋以言之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

成王之意若曰我功烈文章之諸侯以辟公稱自公而下皆君人者也文王武王錫汝祉福使我為天子而汝為諸侯其思惠順無疆而子孫共保之無封以專利無靡以傷財於爾之邦國維思王室是尊崇之

所謂國不以利為利而以義為利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念此前人之大功為人子孫繼承其序當思所以益大之無競彊乎得人得人則四方其訓之矣莫顯明乎修德修德則百辟其法之矣於乎凡我告戒之言皆前王所念而不釋者汝諸侯不可忘之苟不忘前王之意則前王亦不忘汝諸侯矣辭簡意備可深味之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

之行子孫保之
言天生此高大之岐山大王自豳遷焉大王荒大而奄有之亦既配天而作興之矣文王從而安之文王既逝矣此周人之世載夷易之行凡我子孫其保之勿替也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熈單厥心肆其靖之
言昊天有成命文王武王受之於天將成其王業不

敢康寧夙夜基天之命宥深而靜密於乎又緝而續之熈而廣之盡其心焉是其所以定天命也書曰及天基命定命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享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明昭有周式序在位

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言武王之時邁其邦國以巡守也昊天實以武王爲
子而右序我有周故武王薄言震動之而諸侯莫不
震疊不惟人心畏服又爲山川百神之主其懷柔百
神及河喬嶽各得其所信武王能盡爲君之道也天
以武王爲子而又明昭我有周故武王式序諸侯之
在位者當其分爵建官已序在位矣而巡守之時又
以慶罰黜陟之典序之示之以偃武修文始戢干戈

始包弓矢我求懿德使廣陳于中國信乎王之能保天下也或曰夏大也歌之大者曰夏故周禮有九夏而注者云肆夏時邁繁遏執競渠思文其拘於時邁所謂肆于時夏思文所謂陳常于時夏乎恐未必然也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鐘鼓喤喤磬筦將將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言持其自强不息之心者武王也所以有莫强之功
烈豈不甚顯乎其成王業安天下者上帝所以是皇
美之自其成王業安天下覆有四方斤斤明察無所
不至所謂光天之下今我祭祀盛禮而備樂鐘鼓喤
喤而和磬筦將將而集神降之福穰穰而衆簡簡而
大樂之制本於武王之功成也故以樂祀武王而獲
福耳威儀反反謹重之意也亦不一也神既醉飽獻
酬胙燕幽明俱協禮無違者神降之福與祿來反來

復其至未艾禮之制本於武王之治定故以禮祀武
王而獲福禄耳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
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思語辭也言有文德之后稷能配上天存立我天下
衆民之命民有榖食復其常性是莫非於爾后稷得
其中正也人莫不有極聖人非能與人以極而富庶
教之所以使之全其極故曰錫汝保極也后稷貽我

民以來牟之種此乃承天之命率育斯民無有此疆
彼界之殊而陳布常道於中國也所謂常即極也牟
麥也麥為百穀之長備四時之氣思文臣工兩言之
凡嘉種皆天錫之而稷能知之以教民耳非獨一種
為嘉而他種非嘉非獨麥為天降而他非天降也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嗟嗟保介
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
昭上帝迄用康年命我衆人庤乃錢鎛奄觀銍艾

嗟嗟我臣工嗟嗟我保介不直指諸侯之身而以其卿大夫與其車之副右言之所以警切之也凡爾諸侯在公之事所當肅敬王既錫爾成法矣爾有所疑來咨謀來茹度令茲祭畢暮春之時諸侯歸國所求亦又何者為急乎二歲之田曰新三歲之田曰畬當問其如何而新如何而畬以究人力所當施也於乎

皇美哉昔我周家開國天命后稷教民稼穡有來牟之嘉種以為百穀之先熟所以大受天之明命者在

是而后稷能明昭上帝之命迄至於今用成康年也
康樂歲也爾諸侯其思此而勤此命我衆人各具錢
銚鎛鎒以治田奄忽之間則已觀穫艾矣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終
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在彼無惡
在此無斁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言二王之後其來助祭有潔白之德威儀之善如振

振羣飛之鷺于彼西澤也在彼無惡者謂居其國無怨惡之者能自賢也夏商之季民共嫉之矣而其後能自賢焉民亦無惡之矣在此無斁者能崇德象賢也商之當代既與天下共亡之矣而視其子孫之賢者使之統承先王修禮為賓厚之至也豈有厭乎故其來朝周人愛之所謂在此無斁又曰庶幾夙夜以永終譽所謂與國咸休永世無窮愛之至也

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為酒為醴烝畀祖

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

言豐年之多黍多稌或高或下無有不熟黍宜高燥稌宜下濕無所不利也廩所以藏穗兼藏米穀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秭為酒為醴進與祖妣以和洽百禮者上帝之力也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鞉磬柷圉既備乃奏簫管備舉喤喤厥聲肅雝和鳴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按此篇永樂大典存原注云林氏講義缺

猗與漆沮潛有多魚有鱣有鮪鰷鱨鰋鯉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猗與歎美之辭也漆沮岐周之二水鮪如鱣春始浮陽而西入河上龍門而入漆沮按河南鞏縣東北崖上山腹有穴自春始出古者積柴養魚曰槮亦曰罧潛有多魚取之深也鱣大鯉也鮪鮥也鰷白鰷鰋鮎也以享以祀以介景福介助景大也牲之大者牛羊味之多且旨者莫如魚祭祀所重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於薦廣牡相
予肆祀假哉皇考綏予孝子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
皇天克昌厥後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既右烈考亦右文
母

言有來雝雝而和至止肅肅而敬者諸侯之助祭也
天子主祭而穆穆可見王中心無為守至正之意於
乎美哉薦此大牡以相予之陳祀大牡碩大肥腯之
謂相祀而薦此所謂得四海之歡心也大哉皇考武

王乎綏我孝子之心其人明哲其君文武燕安格於
皇天克昌其後綏我以眉壽助我以繁祉昌字陸音
倡處亮反故我得享王業居王位而行禘禮然推其
所自來既得右助於烈考文王亦得右助於文母太
姒也禮不王不禘成王於禘之時推其所自於武王
以武王實得天下故詳於歸功而本之文王太姒焉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鞗革有鶬休
有烈光率見昭考以孝以享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

多祜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

言諸侯始見乎君王曰求法度文章以歸治其國家其交龍為旂陽陽然有文和在軾前鈴在旂上懸於竿央央有聲鞗革鞗首以金飾之有鶬法度休美而有烈大光明也成王率之見於昭考太祖居中左昭右穆文王當穆武王當昭康誥曰穆考文王此昭考武王也以致孝子之事以獻祭祀之禮以助眉壽永言保之思美多福是因諸侯之助祭而獲此福也則

又曰烈文辟公乎我則綏安爾多福俾爾緝續熈廣於純大之福嘏是均福於諸侯之辭也皇極之主且錫福於庶民而况諸侯乎祜言其祐也福言其順也嘏言其祝也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萋有且敦琢其旅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縶以縶其馬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淫威降福孔夷

殷尚白微子為周之客乘商之服色威儀萋萋且且

盡心力於其事又選擇衆臣卿大夫之賢者與之朝王言敎琢者以賢美之故以玉言之一宿曰宿再宿曰信宿宿信信思授之縶以縶其馬愛之也追之恐其已去也綏之安之無已也末章又述興亡之大者而言曰天之亡商而興周既有大威命矣以周之子孫而王以商之子孫而為賓其降福孔甚夷易而不可不思所以共享天休也

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

殷遏劉耆定爾功

於乎美哉武王無競之功信有文德哉文王能開其後也文王既開之矣武王嗣而受之勝商止殺以致定其大功耆音指致也樂記所謂賓牟賈問武之曲折爲詳學者可以參考大抵武王之武本於文王之文而其不得已用兵者所以止殺一戎衣而天下定矣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

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

閔悼傷之言閔予小子遭家道未成嬛嬛然在憂病之中於乎我皇考長世在孝維念我皇祖文王一陟一降直而無私曰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嘆文王武王也予既繼承其序其思前人之所行而不敢忘於心歟匡衡曰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繼猶判渙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

言訪謀我之落始率循是昭考武王之道於乎悠哉昭考之道遠矣朕未有所艾歷也將予勉强從之思以繼紹而猶覺判渙未合曰予小子未堪家之多難其維繼紹昭考庭直之道以上下陟降於厥家乎家而國國而天下同此也休矣皇考之道其以是保明

其身乎鄭以為訪予落止成王之謀羣臣也率時昭
考羣臣之為成王謀也於乎悠哉成王答羣臣之以
謙也所謂陟降庭止武王念文王之庭直也紹庭上
下成王紹武王之庭直也鄭以為紹文王之庭於理
一於詞未通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
士日監在兹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
熙於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羣臣之進戒嗣王而頌者述其意耳言羣臣之言若曰敬之哉敬之哉天惟顯明其命甚難忱哉無曰高高在上去人甚遠而怠於敬也王之一陟一降於其事天實日監臨在此也成王之答羣臣若曰惟我小子本不聰察其所以為敬之之道日就月將庶幾勉强緝續㷀廣於此一性之光明以聰其敬苟聰其敬則知之至行之力其不待勉强而樂於循理者在是亦維爾羣臣輔弼於我大克示我以顯顯之德行而

使我聰達所謂顯顯德行非他也即前所言天之顯思王之陟降者皆是也成王欲聰其敬而知羣臣之進戒合天人於一致者所以為顯顯德行故賛美之毛以仔肩為大克者亦是賛美之意

成王論

成王務學之君也論成王之學者在緝熙于光明夫有天下之聰明有一已之聰明天下之聰明公也一已之聰明性也孔子序書以堯為聰明文思謂舜為堯聞

之聰明而舜典曰明四目達四聰臯陶謨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商書曰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此公天下之聰明也然聰明非外至也至於成王講學之精因羣臣之進戒言天理之顯思乃復之以惟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夫緝熙不於他而於我之光明是性一已之聰明也人君之性禀之天者本清資之人則益粹然不知所以自求諸我則學無用力之地吾性天也吾性有光明而不緝熈其光明焉則耳

之聽者或非德矣目之視者或非遠矣是自蔽其天也故緝云續也熙云廣也文王之緝熙敬止成王之緝熙單厥心皆緝熙也而惟緝熙于光明于講學性分之功為深切成王之聽見于信周公而去管蔡并蜂之戒凜乎自懼馮几之言朗然不亂使其進進不已是堯之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文王之光于四方顯于西土者也或曰聰明與光明異乎曰自天下言之以視聽為公自一性言之惟其光明則明目達聰皆

在是焉而已矣此成王所以緝熙而先之曰不聽敬
止乎
予其懲而毖後患莫予荓蜂自求辛螫肇允彼桃蟲拚
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
予其懲創前日幼冲之時信管蔡而疑周公自今以
始其謹後患乎莫予前日之為是使蜂自毒其身也
始信桃蟲之鳥始小終大不敢不毖也以予之未堪
家多難而予又集於辛苦之地其敢不求助而羣臣

可不助我哉成王之所懲者不獨管蔡也凡事之過
舉皆懲而事之小者皆謹也

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
亞侯旅侯彊侯以有嗿其饁思媚其婦有依其士有畧
其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驛驛其達有厭其
傑厭厭其苗緜緜其麃載穫濟濟有實其積萬億及
秭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有飶其香邦家之
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寧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

兹

載始也除草曰芟除木曰柞土氣烝達而和耕之則澤澤然千耦趨時耘去其草木之根株或往之下濕之隰或往之徑路之畛畔侯維也主家長也伯長子也亞仲叔也旅子弟也彊有餘力者也以閒民賃力相助者也有衆饋饟飲食之聲其夫思愛其婦其婦有依其夫相勞苦之情也既耘矣乃以有利其耜始載于南畝以測土而又深耕之以播其百穀其所播

之種實函生氣而活也所謂秧針也於是其苗則驛
驛其達矣出地曰達有厭然而傑出者厭厭其苗則
是皆秀也既苗而耘緜緜然所謂是麃是蔉也奄觀
銍艾苗皆實矣穫之濟濟穗衆難進必有條理有實之
多萬億及秭為酒醴以與祖妣洽百禮祭祀賓客皆
洽矣有飶芬香邦家之光有椒芬芳壽考之寧謂以
饗祀燕賓養老也匪特此日有此今日如今乃自古
而如此所由來者遠矣其成民而後致力于神不敢

徒必於祭祀細味此詩可見

畟畟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或來瞻女載筐及筥其饟伊黍其笠伊糾其鎛斯趙以薅荼蓼荼蓼朽止黍稷茂止穫之挃挃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犉牡有捄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

測測然善利之耜始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矣或來瞻視女農夫於田則載筐及筥盛黍以饟饁見

其笠之糾然輕舉其剌田之器曰鎛可以趙刺以是
薅拔荼蓼水陸繁穢苦辛害穀之草言閔其勞苦也
荼蓼既去耕耘之功盡黍稷乃茂挃挃穫之聲栗栗
積之象高如城雉迫如櫛齒開百室而納之盈止終
歲勤動婦子於今寧止於是殺牲報祭社稷黃牛黑
唇曰犉社稷之牛角尺角之貌捄然無害也以似以
續興來繼往也續古之人庶幾不替其先也

絲衣其紑載弁俅俅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鼎兒

觥其觩旨酒思柔不吴不敖胡考之休
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熈矣是用大介我龍受之蹻蹻王之造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

言於乎鑠美哉周王之師方其在文王也遵循自養因時之晦及夫武王之時天命去商人心歸周乃其天時之純於熈明廣大矣是用人心大介助之我武王乃龍興受之應天順人蹻蹻其功造而有天下也始用有傳以俾有嗣實維爾公允信乎師衆以周伐

商非大公至正信乎天下何以使人悅服哉此文武
之意也
綏萬邦屢豐年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
方克定厥家於昭于天皇以間之
武王之以征伐代商也勝殘去殺所以召天地之和
故曰綏萬邦屢豐年其與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者不
同矣威哉武王保有其熊羆之士用之四方克定我
周家之王業於乎昭明於天矣乃大以間商也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時周之命於繹思

大抵周之詩人與其君一出言不敢忘其先武王之意若曰文王既勤其德以造周邦我應受其成命敷時繹思止與思皆語辭徧是陳繹之我今以往惟求安定天下是周家得天之命在是於乎不可不陳繹之也武王蓋以是自勉而勉羣臣爾文武之基命同乎緝熙緝續也熙廣也武王之受文命兩言繹思繹

陳也紬繹而繼其勤也維勤乃能繼王業而安天下
此心一或少怠則無所不至善人天地之紀其不與
我共繹之乎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隨山喬嶽允猶翕河敷天之下裒
時之對時周之命
言於乎大哉是我周家之巡狩也陟其高山謂至一
方嶽也至於隨小之山喬高之嶽徧四嶽也允猶翕
河謂祀河海也允信其謀猶而思合翕河海之神以

祀之是山川之神皆寧也徧天之下裒聚百神而對
答之是我周家得天之命故行此禮也諸侯則祭與
望皆不出於其境矣

毛詩講義卷十

宋 林岊 撰

魯頌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驈有皇有驪有黃以車彭彭思無疆思馬斯臧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騅有駓有騂有騏以車伾伾思無期思馬斯才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驒有駱有駵有雒以車繹繹思無斁思馬斯作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

言駉者有駰有騢有驒有魚以車祛祛思無邪思馬斯斯
徂
駉駉然腹幹肥張者所牧養之良馬也在坰之野邑
外曰郊郊外曰牧牧外曰野野外曰林林外曰坰一
章薄言駉者驪馬白跨曰驈黄白曰皇純黑曰驪黄
而徵騂曰黄出車彭彭有力有容由僖公之思無疆
竟故馬斯善也二章蒼白雜毛曰騅黄白雜毛曰駓
赤而徵黄曰騂青而徵黑曰騏出車伾伾有力由思

無期故思馬斯才也三章青驪驎曰驒白馬黑鬣曰駱赤身黑鬣曰騂黑身白鬣曰雒出車繹繹善走由思無斁斁厭思馬斯可用也一曰始也㑭也四章陰白雜毛曰駰彤白雜毛曰騢一目白曰瞯兩目白曰魚豪毛在骭而白長曰驔出車祛祛強健由思無邪思故思馬斯徂也孔云一章良馬朝祀所乘二戎馬齊力三田馬齊足四駑馬給雜使貴肥壯思無邪三字乃聖人取以斷三百篇然則史克古之立言者與

有駜有駜駜彼乘黄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振振鷺鷺于下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　有駜有駜駜彼乘牡夙夜在公在公飲酒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兮　有駜有駜駜彼乘駽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于胥樂兮

四馬曰乘有駜然肥强乘黄之馬升高致遠得為人用猶僖公之羣臣有賢能也早夜在于公所明德明義所以為賢臣也振振然羣飛潔白之鷺下而集止

猶僖公之羣臣集止君朝相與閒暇燕飲也以鼓節樂其聲咽咽至于無筭爵而醉為君起舞以盡其歡君臣皆喜樂兮二章既下而飛喻醉而欲退也醉而言歸則不失德矣三章青驪曰駽君臣有道可致陰陽和順從今以為初始歲其當有豐年僖公之善道可以遺其子孫故于是君臣皆喜樂兮詩言在公載燕因即據燕為今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茷茷鸞

聲噦噦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其馬蹻蹻其音昭昭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思樂泮水薄采其茆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羣醜　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祜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皐陶在泮獻囚　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烝烝皇皇不吳不揚不告于

訩在泮獻功　角弓其觩束矢其捜戎車孔博徒御無斁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式固爾猶淮夷卒獲　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桑黮懷我好音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

泮宮之外水中有芹人言已思樂往泮宮之水薄采其芹公之來此泮宮也我觀其旂文章法度茷茷然鸞則噦噦有聲車服得宜行趨中節魯之臣民無小無大皆從公往行而至泮宮言公之賢人樂見之也

藻蘋亦水菜也或曰蘋尊也或曰鳧葵也人樂觀化非止采菜既采其菜又觀其化甚言樂之也馬蹻蹻而强壯德音昭昭而明毛云色溫潤鄭云和顔色而笑語非有所怒於是教化魯侯至泮召先生君子與之行飲酒之禮天與以難老之福而順彼仁義之長道以收此羣衆人民頌之之辭也先生卿大夫致仕者君子有德不仕者鄉飲鄉射之禮皆以明日息司正而行小飲徵唯所欲告於先生君子古者天子將

出征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定兵謀也諸侯之禮亦然
鄭箋以羣醜為淮夷因飲酒而謀事序謀行伐克之
由穆穆然美哉魯侯敬明其德又敬謹其舉動威儀
内外皆善維為下民之所法則信有文矣信有武矣
昭假于功烈之祖備美而格先蓋靡有不孝不恭而
能自求伊祜也明明然有明德之魯侯能明其德既
為泮宫以行德化謀伐淮夷淮夷順服其有功而歸
也蟜蟜然威武如虎之臣在宫之内獻其截耳之馘

善問獄如臯陶者又獻其所執之囚服罪之人生執而係虜之則執訊者也察獄之吏受其辭而斷其罪濟濟多士謂羣臣也克廣其德心以上廣其君之德心威武其征伐之容遠服彼東南淮夷之國多士之德烝烝然而厚皇皇然而美不為過誤不有損傷于軍旅之間更無忿競其歸也不有告于有司爭訟之事惟獻其戰功而已角弓以下言淮夷望而即服角弓其觩然弛而不張束矢其捜然衆而不用其兵車

甚博大徒行御車之人皆敬其事無厭倦者既能克服淮夷甚化於善而不復為逆亂由僖公用能謹固其所謀之道故淮夷盡獲其心服也翩彼飛鴞惡聲之鳥亦知集于我泮水之林食我桑實就我好音喻不善之人感恩惠而從化憬然而遠行者是彼淮夷來獻其國大龜尺二寸象齒南金特舉貴者而言非唯此等也南金出於荆揚其金三品則王肅以為金銀銅鄭玄以為青白赤而爾雅黃金之美曰鏐白金

曰銀大賂者賂君及卿大夫襄二十五年齊人賂晉
侯自六正五吏三十帥及處守者皆有賂
閟宫有侐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
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穋稙穉
菽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
土纉禹之緒　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
商至于文武纉大王之緒致天之届于牧之野無貳無
虞上帝臨女敦商之旅克咸厥功王曰叔父建爾元子

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為周室輔　乃命魯公俾侯于東
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
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
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周公皇祖亦其福女　秋而
載嘗夏而楅衡白牡騂剛犧尊將將毛炰胾羹籩豆大
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
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
陵　公車千乘朱英綠縢二矛重弓公徒三萬貝冑朱

綅烝徒增增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俾爾昌
而熾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壽胥與試俾爾昌而大俾
爾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　泰山巖巖魯邦所
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
魯侯之功　保有鳧繹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
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　天錫公純
嘏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魯侯燕喜令妻壽
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祉黃髮兒齒　徂來

之松新甫之柏是斷是度是尋是尺松桷有舃路寢孔
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孔曼且碩萬民是若
姜嫄之廟在周所閟之宮侐然清靜實實廣大枚枚
礱密月朔四時祭所不及或因大祭而別祭之其在
魯也禖宮歟赫赫顯著者姜姓之女名嫄其德貞正
不回邪天用依其所生之子在母之時無災殃患害
終人道十月而生之不遲晚乃是后稷降以百福使
有明哲之性曉稼穡之事與之黍與之稷先種後熟

之重後種先熟之穋先種之稙後種之穉及菽之與麥天與衆穀令稷種之同有天下諸國使民知稼穡之道言其所有又有稻有黑黍同有天下之土以繼大禹之業大王自豳居岐山之陽實始有翦齊商家之兆文武繼大王之業於時商家暴虐天欲誅之武王乃致天之誅於牧野之地無貳無虞上帝臨汝通天人爲一也治商之臣民同成其功則周公相之也王曰叔父立爾元子伯禽使侯于魯大開爾居爲周

室輔俟於東方賜之境内山川土田并小國之附庸名山大澤不以封又公無附庸皆特賜之也周公之孫莊公之子僖公也交龍之旂承奉宗廟祭祀所乘四馬其六轡耳耳至盛春秋四時非有懈怠所饗所祀不有忒變皇皇后帝天也與皇祖后稷魯得祭者以成王命魯得郊耳明堂旂十二旒祀帝比之龍旂宗廟祭也饗以赤牛純色是饗是宜多與之福周公與皇祖伯禽亦其福汝秋而嘗祭夏而楅衡其牛設

木于角以福之使不觗觸又衡設於鼻白色之牡赤色之特白周公牲騂魯公牲也犧尊則將將然盛美大和中魯郡得齊大夫子尾犧尊乃尊為犧牛形王許宜反鄭素何反其饌則有去毛而炰之豚又有切肉之胾與登之大羹不和鉶羹菜和其食器有竹籩木豆大房之俎大房鄭以為王飾俎足間有橫下有跗似乎堂後有房執干戚而萬舞者洋洋衆多頌者設詞慶之曰使汝得福熾盛而昌大使汝年命長壽

而藏善安彼東方之國魯邦是其常有其堅固如山
不可虧損不可崩落其安靜如川不震動不騰涌國
之三壽考之卿與為朋友又如岡如陵也上既美其
祭祀鬼神此又美其用兵征伐公之兵車有千乘矣
車上皆有三人右持朱色之英左持綠色之繩二矛
載於車上皆朱為英飾重弓共在巹中以綠繩束之
又公之徒衆有三萬人以貝飾冑其甲以朱綅繩綴
之烝進之徒增增衆多西戎北狄以此膺之荆楚羣

舒叛逆者以此懲創之軍之所征往無不克則無有
敢禦止我者喜其討罪設辭慶之使汝昌大而熾盛
使汝長壽而富足黃色之髮台文之背如此之人壽
而相講試勇力竒其老而不衰也又重慶之使爾得
福則昌而且大使汝年壽則耆而又艾使得萬有千
歲爲秀眉之壽無有患害也地雖廣大坊記云制國
不過千乘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千乘
七萬五千人是六軍矣天子六軍出六鄉萬二千五

百家為鄉萬二千五百人爲軍諸侯三軍此云千乘計地出兵鄉之出軍是正故家一人計地則非常故成出一車春秋襄十一年經書三軍明已前無三軍鄭意以周公伯禽七百里合有三軍其實二軍誇言之耳又公徒三萬箋以三萬為三軍畧其七千五百舉成數其實盛言之也僖四年齊伐楚十年齊伐北戎其從伯主之令歟泰山巖巖以下又言復宇之功泰山巖巖魯國所共瞻又有龜山蒙山包有極東之

地至于近海之國淮夷來與之同服莫不相率而從
中國魯侯之功也龜陰東蒙魯地泰山齊魯界海岱
淮魯三望大東之國如邾莒滕杞鄭安有其鳧山繹
山嶧嶧陽也遂有是徐方之國至于近海之國淮夷
為蠻貊之行者及彼南方之夷謂荆楚之國莫不相
率而從于中國莫敢不應諾順從中國之命惟魯侯
是順也天與之大福使有秀眉之壽而保有魯國居
常邑與許邑皆鄙邑也許田魯朝宿之邑鄭伯常假

之毛以常許為魯南鄙西鄙孔曰尸致福於主人皆
謂之嘏復周公之宇復周公之故居也僖公燕飲而
喜其燕于內寢則善其妻壽其母謂為之祝慶使妻
善而毋壽其燕于外寢則宜其大夫與衆士亦謂為
之祝慶使與之相宜也邦國常保有之既多受福又
有黃髮兒齒享有永年兒齒壽證也徂徠山之松新
甫山之柏斬斷之量度之八尺之尋十寸之尺用松
為桷舄然而大修其正寢甚寬大矣又新為閟公之

廟奕奕廣大寢成則人安廟成則人悅言其興廢補敝也廟乃奚斯所為甚長而且大國人順之不憚劬勞也鄭以新廟為姜嫄其餘寢廟亦皆修之桷與榱椽之別名奚斯公子魚也

商頌

猗與那與置我鞉鼓奏鼓簡簡衎我烈祖湯孫奏假綏我思成鞉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於赫湯孫穆穆厥聲庸鼓有斁萬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

懌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顧予烝嘗
湯孫之將
樂器有鞉鼓有鐘有鼓有管有磬蓋湯伐桀興商之後功成所制樂其器雖因于虞夏而大濩之音則自成一代之樂矣鞉者樂之成也後世祀湯而頌其成功以樂舞言之其曰湯孫者成湯也言湯之為人子孫也其曰烈祖者謂湯之祖契冥相土之屬也其曰嘉客者虞夏之後及諸侯來助祭也猗與那與美湯之功

多也湯之濩樂蓋命伊尹爲之歌晨露九招六列以見其善植置同音鞉鼓如鼓而小以木貫而持其柄搖之旁耳自擊明堂曰楹鼓爲楹貫而樹之也鼓聲簡簡和大奏以樂我有功烈之祖湯之奏樂以感格鬼神蓋欲綏我心之思成也鞉鼓則淵淵其聲深而遠聞矣管籥之聲則嘒嘒而清烈矣鐘鼓磬管俱爲樂懸在下琴瑟在上而鳴球玉磬亦在堂上以爲歌節玉聲清越以長樂本于聲而聲歌依于玉故虞書曰戛擊鳴球搏拊琴

瑟以詠而商頌曰既和且平依我磬聲也於赫乎湯孫哉穆穆而美者其樂之聲也樂則有大鐘矣又有鼓矣斁然而盛執其干戈為萬舞者綴兆又奕然而閑習我商家之嘉客其來助祭豈不怡悅而懌樂乎虞書曰虞賓在位羣后德遜即此之謂凡樂聲和平人心肅敬皆由溫恭于朝夕無事之時而恪祗于臨事之際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之所共守也其所興造見于禮樂皆由是也顧予烝嘗此一句變我為予乃繼湯而頌乎湯者之

言其意若曰予今日之獲奉烝嘗湯尚予顧其將且大本之湯乎春祠夏礿秋嘗冬烝詩人或取協韻而言耳

嗟嗟烈祖有秩斯祜申錫無疆及爾斯所既載清酤賚我思成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假無言時靡有爭綏我眉壽黄耇無疆約軧錯衡八鸞鶬鶬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來饗降福無疆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

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糦是承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來假祁祁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

簡狄呑玄鳥卵此乃緯書不待辨矣毛曰春分燕降高辛氏率有娀氏女祈于郊禖而生契故本其爲天所命以玄鳥至而生焉孔曰春分玄鳥至氣候之常記其祈福之時故云天命玄鳥蓋嘗思之玄王桓撥

契謂之玄也商人禘嚳而郊冥冥即玄冥亦謂之玄
也鄭注冥契六世孫其官玄冥水官也春秋傳少昊
以鳥名官有玄鳥氏豈其苗裔與不敢質也國語玄
王勤商十四世而興鄭又信緯書云商水帝本黑帝
汁光紀之精曰玄朱氏曰本玄鳥至之時祈福而生
故曰玄天之命商自玄鳥至而有娀為帝嚳次妃祈
福於高禖之時矣契之生也佐禹治水而敷教堯封
之商而賜姓曰子其宅居殷土芒芒而廣大商而曰

商丘者商丘別地名閼伯居商丘相土代之自契至湯八遷而國號不改其實商者商人之國號湯以商受命猶周人以周受命耳商而曰殷者盤庚遷殷改號曰殷兼取二號而言之曰殷商不全改也商而曰亳者湯在亳地居郊特牲有亳社不舉代號舉湯所居見紂滅亡之紂滅之時則在朝歌書序契至湯八遷湯始居亳又曰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殷是亳地之小別名孔曰梁國有二亳南亳在穀熟之地即湯都

北亳在蒙地即景亳湯受命地偃師為西亳即盤庚治亳殷所徙然則殷有三亳二在梁一河洛之間也漢地理志河南郡偃師縣有尸鄉湯所都總言之耳立政曰三亳阪尹鄭以為湯舊都之民分為三邑其長居險東成皋南轘轅西降谷分亳民為三處非三處有亳地杜預以景亳為周河南鞏縣西南有湯亭即偃師臣瓚云湯居亳濟陰亳縣有湯冢已氏有伊尹冢其說各異存之商而曰宋者地理志周封微子

於宋今之睢陽本陶唐氏火正閼伯之墟高辛之伯子遷於商丘主辰其封域在禹貢徐州泗濱西及豫州盟豬之野微本采地名微子歸周武王克商先封於宋未得為殷後而武王即將畿内千里之地分國為三以其京師封紂子武庚為殷後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自紂城而北曰邶南曰鄘東曰衛成王時三監導武庚畔既殺武庚伐三監更於此建三國以殷餘民封康叔於衛為長又有邶有鄘二

國後世子孫并而有之頃公之前然矣地理志又曰遷邶鄘之民於洛邑所謂餘民不遷者乎成王既黜武庚之殷命微子為殷後以奉承先王而為微子之命商之禮樂祭祀盡在宋矣河内本殷時畿内舊都封域在禹貢冀州大行之東北踰衡漳東及兖州桑土之野此鄭所譜也凡此皆學者所當考也自然謂之天主宰謂之帝帝即天也古帝命我聖武之湯湯本寛仁而以武稱者人君當有威斷耳帝之命湯也

表正疆域彼四方方徧命乎羣后奄覆總有乎九有而商之先君后君也通天子諸侯而言其先君受天之命不至解怠者在武丁中興耳武丁為商孫子以威武之德王天下靡所不勝任實克負荷也以言其祭祀則有諸侯之助祭其車十乘而建龍旂以承其黍稷之粢盛古者諸侯舍車於館乘墨車以朝而龍旂不改以言其京邑則王畿千里之内民安其居商衰復興始推而正疆域於四海以言其天下則四海

諸侯與其臣民來至者祈祈而衆多景大也員均也
維何鄭本為河改云河之言何也其大且均維何哉
信矣殷家受天之命慶無不宜而百禄是任在於契
與湯為之祖而武丁為之孫子也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
疆幅隕既長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　玄王桓撥受小
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
外有截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

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　受小球大球為下國綴旒何天之休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　受小共大共為下國駿厖何天之龍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戁不竦百祿是總　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苞有三蘖莫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　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于卿士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

濬哲者古聖人之明明德舜之所以為舜湯之所以

為湯莫不在是堯之聰明文思舜之濬哲文明皆淵深而明知詩人述商之大禘蓋自嚳至契自契至相土自相土至湯總以濬哲維商言之商德大矣濬深也哲智也長發其祥其來久矣自堯之時洪水芒芒而大禹敷廣下土去水之患正四方京師之外大國畫其疆境幅廣隕周且長遠矣是時也有契佐禹治水而敷教原契之生乃其母有娀方將將者大也玄王即契也桓撥武而能治也所受小大之國皆能達

其政教由其循行天理無所踰越遂視其民則既發以應之矣相土者契之孫昭明之子也為王官之伯出長諸侯任征伐之事蓋居夏后之世者也其威武之盛烈烈然四海之外聞風整齊有截其所商之積功著矣天命未嘗去商故曰不違至于湯而動合天意與天心齊也所謂克配上帝其聖明恭敬之德日躋升而進進降已則不遲所謂惟學遜志昭假則遲遲所謂上達而悠久純一而不已上帝是祇敬天也

帝命式于九圍帝命之為君為法於天下也圍九州
各有規圍也小球鎮圭尺有二寸王所執大球珽長
三尺王所搢為天子乃用此故曰受小球大球球者
玉也禹貢曰球琳琅玕湯之執圭搢珽為下國綴屬
如旒之綴於旗縿蓋德為人之所歸則下國有所係
下國如旒湯如旒之所綴者所以荷天之福否則春
秋所謂君若贅旒是上反繫屬於下也湯之不爭競
不絿急不太剛不過柔敷政優優而和百祿是聚受

小國之貢受大國之貢非以厲民也乃所為下國之駿大厖厚者也諸侯有以貢乎天子大夫有以承乎諸侯士庶人有以承乎大夫是厚下之道也否則無以相生相長而相安矣抑古聖人所謂四方惟正之供所以荷天之寵湯之不可震不可動不戁恐不竦懼陳進其勇所征無敵后來其蘇故百祿是總總亦適也書曰惟我商王布昭聖武詩曰古帝命武湯聖人之德乃武乃文湯以伐暴為事故本其聖武而言

之湯以武功王天下也載其旂旗以出征伐執其鈇鉞以恭行天罰其威勢如火之烈烈莫敢禦我苞本也本則夏桀有旁生三蘖若韋若顧若昆吾三國同惡韋豕韋彭姓顧昆吾已姓湯征不義使之莫獲遂達其長蛇封豕之心而九有諸侯截然齊一以歸湯其兵所加先韋顧而後昆吾夏桀也昔在中葉可謂有討伐之威又有興王之功業自契而言相土至湯皆中葉信也商之為天所子而又生我家之卿士是

惟伊尹為之阿衡伊氏也尹正也摯名也阿衡倚而取平也太甲尊伊尹曰保衡是天民之先覺者左右

商王一德格天矣

撻彼殷武奮伐荊楚罙入其阻裒荊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　維女荊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　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稼穡匪解　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　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斷是遷方斵是虔松桷有梴旅楹有閑寢成孔安

撻疾意撻然而疾者彼殷王武丁之威武奮伐荆楚之不朝荆州也楚國也楚始封于周曰熊繹自商以上未聞深入其險阻裒聚其旅衆使之安平帖服有截其所美武丁之功繼湯孫之緒業也惟女荆楚以下一章述告責之辭見古人用兵脩文告之意責之

若曰惟女荊楚雖遠居國南鄉昔在我成湯之時自彼西戎氐羌莫敢不脩饗獻世見之禮汝比氐羌為近昌為不來哉天命多辟以下一章言天命眾君諸侯各設都于禹績自高宗伐荊楚之後莫不脩其歲事來見于王以祈王之不譴曰予維稼穡不怠庶可免矣天命降監以下一章頌高宗也言天之視聽自民民有嚴矣不僭濫于刑賞不敢怠惰而遑安則天命之于下國封殖其福惟高宗之能然所以興也商

邑翼翼以下一章又頌高宗也京師禮俗翼翼可則四方取中赫赫然顯盛之美聲濯濯然光明之威靈高宗之饗國五十年可謂壽考康寧而保我子孫矣陟彼景山一章蓋廟成而祭也陟彼景大之山一曰景亳之山取其松柏之丸丸滑易而調直者是斷是徙又方正斵之而有敬其斷截以為稱則長以為楹則衆而大寢廟中之寢也孔安者所以安高宗之神也

謄錄監生臣雷　琳